

网络语言暴力符号的表征与特点

岳帆帆

西北师范大学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网络暴力的滋生提供了温床和土壤。网络暴力主要是通过语言来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实施暴力行为。由此，一个内容丰富、语言独特的网络暴力语言符号系统得以生成。本文以符号学为视角，从“能指”与“所指”两个元素对网络暴力语言进行符号学解读，并探究了其语言特点及类型。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变化，网络暴力语言逐渐呈现出依据性、简洁性、口语化和含蓄性的特点。根据网络暴力语言符号的生成方式可以将其分为拼音首字母缩略型符号、谐音型符号、联想型符号、反语型符号和缩合型符号五大类。由于网络暴力语言传播极快、破坏性极强，对社会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亟需治理来净化网络空间。

【关键词】：网络暴力语言；特点；类型；符号学

Represen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iolent symbols in network language

Fanfan Yu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provided a breeding ground and soil for the breeding of online violence. Cyberbullying is mainly a personal attack on others through language and the act of violence. As a result, a rich and linguistically unique system of cyber-violence language symbols is gene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iotics, this paper provides a semio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nguage of online violence from the two elements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and explores its language characteristics and type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cyberspace, online violent language has gradually take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sis, conciseness, colloquialism and im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generation method of network violence language symbols, they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categories: pinyin initial abbreviation symbols, harmonic symbols, associative symbols, antiverse symbols and abbreviated symbols. Because the language of online violence spreads extremely quickly and destructively, and the harm to society is self-evident, governance is urgently needed to purify cyberspace.

Keywords: Language of online violence; Characteristics; Types; Semiotics

引言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较上一年增长4296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伴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网络成为了人们当前娱乐的主要方式。各种聊天软件及社交平台层出不穷，使得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网络语言运用愈加便捷广泛，不再受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网络成为了人们交流辩论和发表意见的重要场所。毫无疑问，这是一把双刃剑，在享受着网络便捷服务的同时，人们也深受其害。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互联网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多元化和全球性等特点，因此使得语言暴力在这个空间肆意滋生。随着网络社交平台的日益完善与发展，知乎、微博、抖音和快手等社交平台上的各式留言铺天盖地，网络语言暴力现象日益凸显。

所谓网络语言暴力，指的是利用网络为媒介，使用谩骂、歧视、诋毁、藐视、嘲笑性语言使他人精神和思想上遭受摧残和迫害（李淑慧，2013），是隐藏在所谓言论自由、话语表达背后的杀手。近几年，网络暴力愈来愈严重，网络频繁爆出各种暴力事件，将当事人推向舆论的深渊，对被网暴者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最终引发了不可逆的悲剧，比如2019年韩国女明星崔雪莉事件和2022年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对整个社会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网络语言暴力主要通过语言来向他人进行人身攻击，实

施暴力行为。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和人类认知的逐步提高，网络暴力催生了众多语言暴力符号，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符号体系。而这个符号系统遵循符号学原理，由能指和所指两种要素构成。“能指”符号指所有变化衍生出来的语言表达，而“所指”符号则是与“能指”符号相对应呈现出的人身攻击。当网络语言暴力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相结合后，网络暴力语言自成一体，且危害性放大。

网络语言暴力是现实中的语言暴力在网络上的延伸，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强的攻击性，严重影响人们的精神状态，破坏当事人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秩序。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等特点冲淡了现实的社会规范，网民在潜意识中会认为在网络里不受法律的限制和约束，已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可以为所欲为、大放厥词。随着上网时长的增加，他们的责任意识和个人素质逐渐淡化降低，这就使得网络语言暴力有了生存的土壤。且社会心理学家认为，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随波逐流参与到网络暴力。

对网络暴力语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网络暴力作为如今日益严峻的社会负面现象，亟待重视和解决。对网络暴力语言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有助于指导个体在网络社会中的言语行为，帮助其免于遭受网络暴力的同时也警醒其不要参与网络暴力。也能够为网络监管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提供依据，从而更加高效地应对和治理

网络暴力。

1 网络暴力语言的符号化解读：能指与所指

一切符号学的问题都是围绕“能指”和“所指”展开。“能指”指的是符号的物化形态，是符号的“意符”，而“所指”则表示符号所呈现的意义，是符号的“符指”。索绪尔指出，符号的特征还在于它代表“能指”与“所指”间的关系，通过符号系统中的“能指”与“所指”间的联系，符号的意思产生并被传达。

由于互联网虚拟空间的特点，网络暴力主要是通过网络语言来实施暴力行为。网络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是“表意文字凭借网络媒介记录和表达网民思想的符号系统，也是传播信息和实现交际的符号系统”（曹进，2012）。随着网络监管力度的加大，为了净化网络，许多网站开始屏蔽暴力色情等敏感性词语，这也因此催生了大量的网络暴力语言符号，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内容繁多，形式迥异的特殊语言体系。

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差异性是在建立在一致性的基础上，在自然语言中，符号的能指所指是约定俗成的。但是随着网络的传播，网民会对符号进行再创造，因此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同时也是处于变化之中的。在网络暴力语言符号系统中，“能指”符号指一些特定语言表达，如天才、748、SJB等。而“所指”符号则是与“能指”符号相对应呈现出的“天生的蠢材、去死吧、神经病”等低俗辱骂话语。当网络暴力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相结合后，网络暴力语言展现出独特的一面，丰富了网络暴力语言的同时对社会的危害性逐步扩大。

2 网络暴力语言特点

2.1 依据性

网络暴力语言的形成不是任意随机的，而是有一定的依据性。其能指没有发生变化，而所指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比如辱骂词汇“蛋白质”一词，是由“笨蛋+白痴+神经质”三个词缩写而成。还有由字母或数字组成的新型网络暴力语言，并不是字母或数字的随机排列组合，而都是通过特定方式变化形成的，并非无中生有。比如“TMD”，就是骂人语“他妈的”拼音首字母缩略而成。再比如数字组合“438”采取了谐音梗的表达方式，来源于传统的暴力语言“死三八”一词。再比如网络上“恐龙”、“青蛙”等词，原本这两种动物就面相丑陋，因此被用来指代相貌丑陋的女性或男性。

2.2 简洁性

网络语言暴力符号基本上都是较为简短的，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互联网的管控：禁止使用暴力色情等敏感字眼的使用，因此催生了许多新型的语言符号。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空间内，过于拗口或复杂的词汇都不利于传播和扩散。如今的快节奏生活致使人们以“快”至上，无论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网络空间里，人们都追求快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语言暴力符号大多简短的主要原因。因此，网络暴力的幕后推手都选择较为简单的语言符号去实施暴力行为，目的就在于短时间内全网扩散这些暴力语言符号并造成舆论。

所以大多数网络语言暴力符号均通俗易懂，便于传播。

2.3 口语化

互联网作为现实生活的延伸，是人们交流沟通的主要方式。而区别于现实中的口头交际，互联网交流只能依赖于文字、表情等符号来传达信息和感情，从而实现正常社交。所以，网络交际基于现实生活中的交流方式，只是碍于某些特定原因，将其按照特定方式重新创造组合，但还是保留了日常口头交流的特点。因此，网络暴力语言符号呈现出口语化的特点。

2.4 含蓄性

古往今来，中国人民刻进骨子里的文化性格造就了含蓄内敛的中国文化。由此在特定语境下，语言表达也大多含蓄委婉，这即使在自由虚拟的网络空间也体现的淋漓尽致。比如上文提到的草泥马（X你妈），这虽然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网络屏蔽脏词的监管措施，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避免过度直白。类似的表达还有“我去年买了个表”等暴力语言表达，都体现了网络语言暴力符号的含蓄性特点。

3 网络暴力语言的分类

网络暴力语言因其简洁口语化的特点，在网络上肆意蔓延。有些甚至走出互联网，进入在现实生活中，影响太过恶劣。经过梳理网上大肆传播的各种暴力语言，发现网络暴力语言符号可按照其形成方式分为以下几类：

3.1 拼音首字母缩略型符号

由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谩骂语言过于难听粗俗且受网络限制，所以一些网友便改用拼音首字母的缩略组合方式来代替原语表达，实现辱骂的功能。例如暴力语言符号MD（妈的），便是由汉语拼音“ma de”的首字母组合而成，通过辱骂对方的长辈来进行暴力行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制和儒家伦理观点的影响，国人历来注重孝道，所以辱骂祖先先辈无疑是最不能接受的一种辱骂方式。也因此在国内的网络暴力语言符号中有太多涉及亲属的辱骂符号。类似的表达还有BD（笨蛋）、SJB（神经病）、BC（白痴）等等。

3.2 谐音型符号

许多网络暴力语言符号是通过谐音的表达方式而生成的，例如网络用语“草泥马”一词，原本是特别可爱的动物羊驼的别名，但因为发音与“X你妈”相似，所以在网络上被频繁使用，代替“X你妈”来表达对对方的极度蔑视与不尊重。还有748（去死吧）、沙雕（傻屌）等，都是采用与原语发音相似的表达来替代粗俗难听的谩骂语，样的网络语言也充满了暴力，颇具进攻性。

3.3 形象联想型符号

根据长相或性格特征，寻找相似之物并利用二者的相同之处进行比喻，从而来进行间接性攻击。例如网民们经常使用的“恐龙”和“青蛙”，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恐龙和青蛙这两种动物相貌丑陋，所以“恐龙”被网民们用来描述不漂亮的女性，而“青蛙”一词则是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这句俗语中

引申出来形容长相丑陋的男性,通过谩骂长相来向对方进行人身攻击。再如“绿茶婊”和“白莲花”等语言暴力符号,其所指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用来发起人身攻击。

3.4 反语型符号

在特定语境下,一些网民为了讥讽某人,使用反语修辞,正话反说,以此来达到辱骂对方的目的。例如典型的“天才”、“神童”等语言符号,在网络暴力背景下,这并非是夸赞之语,而是指“天生的蠢材”和“神经病儿童”,表面诙谐幽默,实则是讥讽谩骂。

3.5 缩合型符号

为了方便传播和扩散,许多较为冗长的谩骂语被简化,比如网上流行的“普信男/女”,指的是普通但自信的男性或女性。将核心意思缩合进行简化,这加速方便了该语言符号的传播。类似的还有“蛋白质”一词,原是生物学的术语,是人体细胞中的一种重要组成部分,但现在却被引申为一种新型辱骂词汇,是根据“笨蛋+白痴+神经质”三个词缩写而成。

因此,对于网络暴力用语,所有的能指最终都指向一个所指——贬低辱骂,语言暴力。网络语言暴力符号并不是单

一的“能指”或“所指”,而是两者的结合体,将网络暴力符号化,网络语言暴力符号系统逐渐形成。且通过语言暴力符号的变化和发展可以看出,能指和所指的意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的。网络语言暴力符号的内涵意义也随着人们的认知能力提高而逐渐变得越来越丰富,但同时对于社会的危害性也越来越大,亟需整治。

4 结语

互联网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网络暴力语言也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随着网络暴力时间的频频发生以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过于恶劣,因此,近些年来备受学者关注。

本文主要从符号学视域下对当下肆虐的网络暴力语言进行了解读,并对其特点以及类型进行了论述分析。随着网络空间的发展变化,网络暴力语言逐渐呈现出依据性、简洁性、口语化和含蓄性的特点。按照网络暴力语言符号的生成方式可以将其分为拼音首字母缩略型符号、谐音型符号、联想型符号、反语型符号和缩合型符号五大类。对于今后网络语言暴力的应对和治理,应当从法规的制定、网民道德教育的加强等方面进行,净化网络空间,使网络环境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 [1] 曹进.表意符号的网络再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2(6):101.
- [2] 曹进.符号学视域下的央视春晚公益广告[J].丝绸之路.2017(14):8-12.
- [3] 戴玉磊.浅析网络语言暴力的心理机制[J].开封大学学报.2009(3):38-40.
- [4] 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0-50.
- [5]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6] 李淑慧.网络暴力语言现象探析[D].辽宁:渤海大学.2013.
- [7] 李岩.网络话语的暴力效果--以福柯话语理论解读网络暴力的生成[J].当代传播.2014(5):7-9.
- [8] 毛向樱.网络语言暴力行为的治理之策[J].人民论坛.2017(21):78-79.
- [9] 王铭玉.从符号学看语言符号学[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01):8.
- [10] 王漱.网络语言暴力现象的防范与治理 [N].光明日报.2013,7.
- [11] 杨奎臣.网络暴力亚文化对青少年侵犯行为的助长及对策[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36-38.

作者简介:岳帆帆(1997-),女,汉族,甘肃庄浪县人,研究生在读,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